



国美春秋—清明 许江、孙景刚、郭大勇

一条东方视觉铸造的诗性之路

□ 蓝冰

年初，一部《无问西东》电影让大众走近西南联大精神。其实，在那个年代，除了西南联大，还有一所学校也历经西迁，那就是中国美术学院。

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成立90周年。那段颠沛流离却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已化作后学者笔下厚重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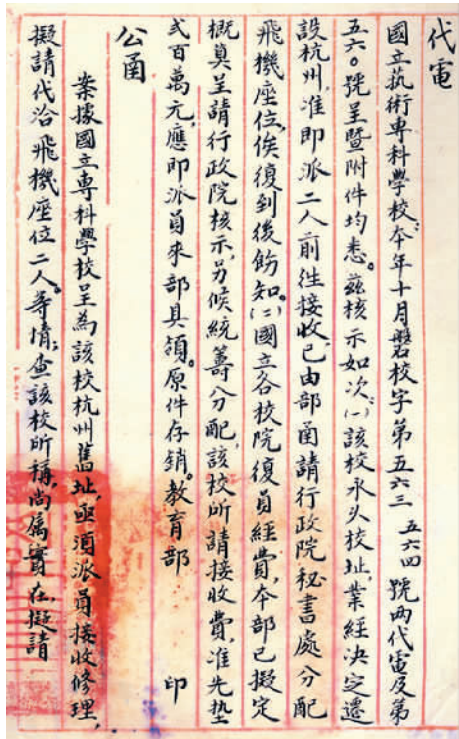
一组“国歌”精神的雕塑

90年前，中国美术学院初建，名曰“国立艺术学院”。翌年更名为杭州国立艺专。1937年艺专被迫西迁，与北平艺专会师湖南沅陵，于1938年合并为国立艺专。九年流离，辗转万里，七易校址，五易校长。1946年艺专永久校址迁设杭州。尽管各尝艰辛，师生们仍心怀壮志，于硝烟弥漫中葆有理想，坚守美与知识的殿堂。

这一时期，国立艺专培养出一批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既有李可染、董希文、王式廓、罗工柳、力群、彦涵等一批中坚力量，又有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享誉世界的“艺专三剑客”，还有王朝闻、卢鸿基等艺理兼通的美学家。

3月25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九十周年纪念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震撼来自于中央大厅大型浮雕《烽火艺程》。它通过历史主题的大型浮雕纪念国立艺专西迁史，是对先贤不忘初心之不朽精神的雕刻。正是这一段与整个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举校西迁的“烽火艺程”，体现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成就了中国美术学院的校魂。大型浮雕《烽火艺程》尽管只是一校之旅的创作，却是着眼于一个时代、民族的壮歌。

《烽火艺程》分为6部分，分别是沅陵会合、漂泊课堂、艺术救亡、边城写生、立史铸魂和开启东方。沅陵地处湖南怀化地区，在这里举校西迁的杭州国立艺专和部分南迁的北平国立艺专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合并为“国立艺专”，开始了“国立艺专”艰苦卓绝的抗战之旅。随着日寇侵略的加剧，沅陵也将成为抗战前线，国立艺专被迫再次转移到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在作家沈从文的大哥帮助下，把沈家的房屋当作



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艺专全体复员杭州文件，并设杭州为永久校址。

□ 作品

宋石明，1968年生，当代中国知名山水画家、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太行画院执行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多次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美协、中国国家画院等单位主办的全国大展并获奖。

右图：曙色满东方 宋石明



教室。不久，艺专再次向大西南撤退。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立艺专的学子们只得在战火纷飞中，在漂泊的书桌上上课。在撤退途中，尽管没有了杭州美丽的风景可画，但民族危亡关头却激发了师生们对百姓的关爱和关注。一路上，师生们自发地画下了沿途民众、民居，开启了为普通民众写生的视野。

国立艺专转移到后方后，雕塑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刘开渠在杭州创作《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撤退西南后，又先后创作《王铭章骑马纪念碑》《李家钰骑马像》《川军出征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一系列抗战题材雕塑。在大西南创作大型雕塑是极为困难的，刘开渠全家老小齐上阵，并得到了王朝闻等学生的支持，终于完成了一系列抗战题材作品，为现代中国雕塑奠定了在民族独立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抗战最为艰险的时刻，国立艺专老师们思考的是如何从深邃的历史中汲取力量、振奋士气、唤醒民众，建构东方艺术，重拾民族自信。艺专教授王子云争取到了“西北文化考察团”，带领人们向西北，向汉唐文化的发祥地，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性。

《烽火艺程》这组雕塑不仅主题鲜明，极具震撼力，而且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独特追求。采取了高浮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办法，中国传统的“悬殊”的处理办法，拉开了主体与群众的比例，突出了主要人物。浮雕的主创者、中国美术学院雕塑和公共艺术学院院长杨奇瑞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要把主旋律的昂扬正气和艺术品感人动情的艺术性相结合，真正打动观众。”

一个创新文化自信的范本

90年来，国美以三位院长为代表，形成了三大传统：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传统、以潘天寿为代表东西拉开距离再造中国画高峰的传统、以刘开渠为代表紧扣时代主题反映时代心声肩负时代使命主流意识传统。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浙派人物画正是这三大传统的结晶和成果。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传统不仅源于书本和理论，更来源于在抗战中向大西北寻根，以实地写生、研究的方式，接续伟大的汉唐文明。创办中国美术学院时，林风眠、潘天寿、刘开渠，奉蔡元培之命前往杭州西湖为建校考察选址，都还是20来岁“鲜衣怒马”的年龄，经过抗战十年的洗礼，学校和校长、教授随时代共成长，这种学院、人生与时代的共同成长，造就了绵绵不绝的国美学院精神。

浙派人物画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在现代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劳动之美，为古老的中国画笔墨艺术开辟了新的领域。周昌谷《两个羊羔》荣获国际金奖，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反映了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中国画的新气象。方增先谈起当年的创新时说，“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中央美院和我们去敦煌写生、临摹，回来后举办画展。一名搞油画的同学看了我们的作品，认为这都是用素描、明暗等西画的办法画的，和油画没什么区别。”这个看法引起了方增先的深思。在经过艰苦的探索后，1955年方增先创作出了划时代的《粒粒皆辛苦》。这也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始终强调的：走一条东方视觉铸造的诗性之路。

在这次大展中，尉晓榕的《暖冬》和林院的《蔡



暖冬 尉晓榕

元培和林风眠》表现了中国美术学院新中国人物画的创新和两代高峰。

尉晓榕属于中国美院在职教授中，为数不多的和“浙派五老”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宗元、顾生岳都有过交往的后学一代。在作品中，尉晓榕从每位老先生个性特点入手，深入刻画了他们最有代表性和感染力的瞬间。中国美院校友、“浙派五老”学生何加林看到作品说：“这是一幅有高度、有温度的高峰之作。我看画时回到了和老师们朝夕与共的日子，我的眼眶是湿的。”尉晓榕表示，这些老师都对自己很好，创作这幅作品是出自内心的感动。

中国古代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相比毫不逊色，是人类艺术文明高峰，且不说厚重的商周青铜时代、震撼的秦陵兵马俑，仅是宋元中国绘画的高峰就已经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艺术。美术修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文化自信根性力量。在近代积贫积弱的时期，美术依然爆发出变革图强的力量。2018年是20世纪初陈独秀等人倡导“美术革命”100周年，“美术革命”的根本要义在于启蒙民族智慧的觉醒和民族力量的凝聚。蔡元培进而呼吁“以美术代宗教”，直指国民心灵素质的提高和改造。

许江说，“国美之路”是一条中国文化复兴的担当之路，一条中国艺术教育的先锋之路，一条民族艺术精英的育才之路，一条东方视觉铸造的诗性之路。

90年来，4.5万名学子，凝聚成了中国美术学院三面旗帜：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将每一句话的头一个词拈出，即成“中国·美术学院”，这正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名。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欧豪年：· 承续两岸文脉

□ 傅佳伟



东坡题壁 欧豪年

“八十无心力犹任，惟嗟目眵(yi)足病侵。荆关险巖(yān)虽艰陟，文沈清泉却易寻。南岭虎吼高祖慨，香江豹隐赵师襟。丹青不老开新境，一笑希夷入我吟。”2014年，台湾艺术家欧豪年写下《八十无心》这首七言律诗，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这件书法作品也出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还携笔墨向高丘——欧豪年八十回回顾展”中。本次展览展出欧豪年的中国画、书法等作品近130件，综合呈现他多年不懈求索、境由心造的艺术成果。

欧豪年17岁师从岭南画派巨擘赵少昂，毕业于岭南艺院，是岭南画派再传弟子。他的艺术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绘画遍涉山水、人物、花鸟、畜兽、书法诗词等多门类，不仅继承岭南画派“调和中西”的创作传统，更以“融会古今”的艺术态度，取得了多元的艺术面貌。

1970年，欧豪年受聘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于此进一步弘扬岭南风格并将之融渗台湾文化环境中，不仅接续了两岸艺术传统，更为当地水墨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选择。“多年来，欧豪年仰承师恩鸿业，秉持‘折衷’精神，传馨岭南艺脉，不懈探索于画派风格与台湾地域文化的交融互通，使岭南画派成为台湾重要水墨风格之一。”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本次展览作品分为“岭南传馨者”“笔落生寰宇”“腕底造物功”“涵泳古今气”“吐纳皆豪情”五大篇章，不仅汇集了欧豪年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更包含其对中华文化和传统绘画赤诚而真挚的情感。“南岭源流有奥堂，二三鸦噪亦何商。前贤心迹澄明在，不废江河万古长。”这样的情感流于画纸、书间，其作品自然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独占人间第一香

□ 傅佳伟



一池春水 陆抑非

被誉为“百花之王”的牡丹，是最具观赏性的花卉之一。盛唐以降，观赏牡丹蔚为风尚，呈现“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况。世风使然，牡丹绘画在李唐时期经历一时。周昉、冯绍正、于锡等画家都有画牡丹的佳作。宋人所著《宣和画谱》中，唐人画牡丹者比比皆是。

近代花鸟画大家陆抑非，笔下千卉百葩，尤以牡丹为世人青睐，人称“陆牡丹”。近日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一池春水——纪念陆抑非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作品展”，就专设一个展厅，展示陆老笔下姿态万千的牡丹模样。例如，《赤城霞》繁简有度；《一池春水》清丽脱俗；《水墨牡丹》用笔浑厚，在一众艳色中尤为突出。陆抑非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说：“我的艺术道路，并非铺着鲜花而是荆棘丛生的”。陆抑非(1908—1997)，江苏常熟人，早年师从李西山，继师陈迦庵，而立之年入“梅景书屋”，师从吴湖帆。陆抑非早年多工笔重彩，取法吕纪、林良、周之冕、陈洪绶诸家技法，画风清健明丽，讲究韵味。上世纪30年代，其花鸟画已享誉沪上画坛，与唐云、张大壮、江寒汀享有“江南花卉四才子”之美誉。中年后又研习和吸取南田、新罗之精髓，艳而不俗，工而不滞。晚年汲取青藤、白阳，旁及八大、石涛诸家，并以书入画，舒展灵性，不失典雅之趣。